

康德五年四月編

(吉林省鄉土叢刊第三輯)

懷德縣鄉土事蹟

吉林省長官房

目次

古蹟

公主陵

普濟寺

古觀

七人墓

太師坡

新集城

小城子

文廟

古物

石佛

石人石虎石羊

古鐘

古磬

天然紀念物

八

八

六

六

五

四

三

三

三

二

一

古穆

八

柳條邊

八

小邊

九

首邊

九

西新邊城

九

由來變亂事蹟

鄉團在八家子的殉難

九

八家子鎮官兵與匪戰敗績

〇

朝陽坡一役京兵大捷

一

三教寺賊圍會總之戰

一

八家子鎮大股賊攻小股賊

二

三家子三道崗鄉團含恨殲土匪

二

西劉家屯楊家大院屠統練擊賊

三

喇嘛嘴與馬家屯俄人擊賊

四

長春兵與俄兵之戰

五

和悅社徐聯珠與逃兵之戰

五

蒙匪紀畧

六

建國以來治安肅正精神

公主嶺市匪團來襲

一六

黑林鎮惡匪殃民

一七

玻璃城子討伐戰役

一七

炭窖屯戰役

一八

古

公主陵

當南滿鐵路通過縣境之一驛，名曰公主嶺，相距十里許之北面，即陵之所在地，陵爲二，東西并列，皆高五尺四寸，楹徑四尺六寸，段高一尺三寸，形如高墳，實即俗謂之墓，其前有饗殿三楹，因年代經久，已破損不堪，空無一物，殘存於荒煙蔓草之中，日趨於頹塌之勢，溯諸原始史說分歧，依現滿洲地方誌云，

公主嶺一作公主陵，距今二百年前，清太宗皇女尙蒙古達爾罕王，自帝都來中途得病，薨於此，乃築陵祀之，但以賜固倫雍穆長公主孀志參之，又未足可信，據擴志云，

固倫雍穆長公主，太宗文皇帝之公，世祖章皇帝之姊，朕之姑也，生於天聰三年正月初八日午時，薨於康熙十七年閏三月十八日未時，春秋五十卜以某月某日，空於某山，嗚呼股纒鴻緒，念係皇祖之女，皇考同氣之親，方期駢集繁祉，永享大年，何意遽爾薨逝，朕懷傷悼，曷其有極，爲卜兆域，併設垣宇，窆窆之文，式以古制，祭享之儀，悉循典章，勒之貞珉，用誌生薨之年月惟靈其永享，

按陵墓既東西並列凡二，實爲夫婦之墓無疑，而擴志不言尙達爾罕王，亦不言與王合葬也，以上二說顯示有異，都不足爲公主陵之確據，但爲考究資料，不無蛛絲馬跡之處，再照該縣一般名儒耆宿之鑑定與說傳，雖未可十分足信，亦殊資探求之要料，姑錄之於下

昔蒙古和碩親王有女名格格，又名響鈴公主，王爲擇婿，悉不當意，后叩之，必自選，后迺私營臺於河干，諭渡者必裸涉，公主竊窺臺上，未幾，得雄偉美男子，商於王而贅焉，後王得其隱，恥之，誘婿獵於郊，遇虎，王紹之曰「願觀卿神射」婿馳馬逐虎，王自後射之死，及歸詭言果獸腹，公主知有異，強母偵之，得尸如所料，遂自經，后以水銀注兩屍，築陵於此，坐置之

顏色如生，並鑿饗殿，歲時致祭，清季每屆十月望，蒙人猶來祭掃，稱曰「上墳」今則陵墓荒蕪，殿宇剝剝，即當年隧道亦莫知所由矣、

在懷德縣志，亦僅述其名，未道其由來，是縣人對之，並未深曉其過往史實，但於康德四年該縣向教育廳填送之吉林省古跡古物名勝天然紀念物假指定參觀報告表，所云如下、

保護古玉公主之陵地，有清季年，由溫德王府，按季派員致祭，民國十五年以前，尚有蒙族鮑姓，每年按季祭掃，饗殿及墳墓亦時有修補，民國十五年後，因無人祭掃，遂致垣頽墻塌，遍生荆棘，而饗殿內之供品祭器，墓室內之古董銅錢，亦均被盜一空、

據以上各說，則公主陵之由來，大致可決為清代時公主之墓，能於民國十五年以前，尚有按季祭掃事實，其真相不難追尋，倘以如名儒之鑑定，為響鈴公主，則史實離趣猶足玩味矣、

普濟寺

普濟寺在舊懷德縣城，清道光二年建，主祀關岳，其鐘鼓樓鉤心鬥角，丹碧輝煌，極藝術之能事，峯巒洞壑，無異天成，草木人物，莫不妙肖，殿中並有清德宗御書「澤周渤海」匾額一方

古觀

古觀有二，一名仙人觀，在懷德楊大城鎮無量宮，碑砌形如浮圖，據該縣表報云、

無量宮祖師有陳來復者，清同治七年坐觀羽化，楊大城鎮商人盧某時自外歸遇陳於途，談飲許而別，抵家方知陳已歿有日矣，因建碑樓及石棋桿於觀前，其徒趙本普守觀三年，始封閉云、

另一在東大嶺鎮西門外，清和宮西北角上，有「獨步朝元」橫額聯云、

性體返眞潭月印

靈骸永閤洞雲封

道士韓復慶葬此、道光二十年

七人墓

七人墓在懷德舊縣城西外、鬼王廟義地南、其墓獨高大異常、其事蹟之發生、係於同治二年八月十五日、因進攻匪徒、而同遭犧牲之七名勇士、以其經過極爲悲慘（詳誌於『災荒變亂』部分）縣民感激不置、建高塚以表示紀念忠烈之義、

太師坡

太師坡、在四區戰子街村王家窩堡前、係一古墓、高丈餘、周圍約半畝許、俗名太師坡、懷德縣志云、

按秦家屯古城、即新集城、係遼之信州城、此墓距該城十里、又查遼史職官有太師之名、豈遼之太師、鎮守信州歿即葬於此歟、惜無碑碣可考也

新集城

新集城在懷德秦家屯東、南北長二里、東西寬一里六、址高二丈餘不等、甕門四座、城河三道、唯西南隅無壕、地勢汗下、乃城內外水之歸宿、四隅倍厚、似有角樓、西南隅、迤脊處、有古樹一株、徑五尺餘、甲辰被俄人所毀、北門東牆有一穴、側身可入五六尺遠陡往上灣、人莫窮其究竟、好事者就穴口葺之以廟、香火不絕、名之曰大仙堂、東門路北有一小廟、稱謂如前、亦皆迷信之俗使然耳、其名新集城者、推其因由如下、

城之建築、並無文字可考、據土人傳說、該城爲遼代所建築、其年於城南河中、冲出石碑一塊、上寫城名新集城、河名雙龍河

惟石碑現已遺失無存、

又謂爲遼之信州城、據懷德縣誌所載、

城之建置、並無隻字可考、以所拾古幣證之、多北宋年號、稽之史冊、輸幣於遼最多、其爲遼之遺址無疑、而蒙古之呼爲高麗城亦誤、夫朝鮮與我同文若大工程詎無片石、隻字、且唐初已南徙、安有宋代之錢耶、考遼史地理志本越喜故地、聖宗開泰七年以其地鄰高麗、置信州彰聖軍全遼志云、信州在開原東北三百十里、元一統志信州在黃龍府西、奉使行程錄云、由信州至黃龍府一百三十餘里、黃龍府即今農安縣以方向里數度之、則新集城即古之信州城也、音轉訛耳、或謂在開原南者、又有謂鳳凰廳者里數不符、存以俟考、

小城子

小城子在懷德第七區小城子村、村名以此、城東西寬八十七丈又半、南北長七十五丈、高一二尺五六尺不等、據父老傳聞、

城係高麗部落遺址、唐時高麗南遷、淪爲荒墟、越宋元明、中土多故、遂爲蒙古所有、清道光元年開墾、城始發見、當時城垣高聳、古木叢生、今逾百年、樹既無存、墻亦頽圯、止城基隆起、猶可辨認而已、

小城子之古井

據當地父老云、

六十年前、在小城子城內西南隅有古榆一株、大數圍、蔭布畝餘、下有古井、徑八尺、巨繩繫於樹、一人拔之、可出數尺、多人拔之則不動、再拔則殷殷有聲、以石投之不聞聲、以繩投之、數十丈猶不至底、一日陰雨有牛墜其中、村中以爲被水怪食人憤甚、聚衆用牛十二頭、以巨繩繫鐵練、鞭牛曳之、頃時、有聲大振、練終不多出鞭牛愈力而練析矣、村人恐其出爲患也、泉巨石覆之、數年石陷丈餘、村人爰鋸樹實土、耕於其上今欲觀其蹟不可得矣、

其他無考據之古城

縣境古城最多，借於史實極少考據，除上述外，尚有殘存之古城數座，姑錄之如下、

- 一、在朝陽坡東南，公主嶺西北，地名小城子，寬長不及里，建於土阜南坡，自南望之，城內無餘，如此地勢，恐不易掩其虛實
- 一、在八區毛家宅子，城踞土阜之巔，頗得居高臨下之勢，惟水泉易斷耳，東西寬半里，南北長二百六十弓、
- 一、在三區鐵路南寬長不及三百步、
- 一、在二區鐵路北寬長各三百步

文 廟

懷德縣文廟，在舊縣城南門外清光緒五年建造，計崇聖祠、大成殿、東西門櫺星門、各三楹，照壁一座，繚垣一百十丈，佔地一千八百方米，工竣勒石，誌其緣起及經過、

增建修文廟碑

光緒元年五月，迭經各大憲奏准昌圖廳改設府治，改八家鎮爲懷德縣，定文武學額各二名，飭建文廟學署，以符體制，於是我們懷德縣尊張公、訓導許公、實司其事，五年春，縣學會商興工，遴派紳商夫役、監工建修，遂將所派人等，合銜榜示，其一切事宜，皆聽指授，請而後行，是舉所需款項，先蒙上憲籌撥銀三千七百兩，陸續頒發，嗣後工多款絀，縣尊首先捐廉，是時學署訓導社公任此，集邑紳富戶，共酌捐輸，以成斯舉計各僦戶樂捐未必家量里劑，銖兩同均，第此款動用，涓滴爲公，先後在事各人，俱承教來效，急公忘私，茲追述梗概，俾知我懷邑幸賴張杜諸公振興文教，公平率下始終妥善，以成鉅典，而啓懷人且廣上憲作推育雅意，以光國家右文之盛，則懷之人躬被其澤，永矢其護也、

在大成殿內有清光緒御筆題匾額兩方，一題「斯文在茲」一題「中和位育」

古物

石佛

石佛在懷德五區大青山村石佛屯，相傳屯東二里許有溝，廣丈許，清道光五年三月朔，一巨石突破土而出，鄉人異而掘之，得紅色石佛一尊，狀似如來，高五尺七寸，頭部半闕，座下鐫有文字，係宋製惟年月不可辨識，初庇以茅屋，嗣建大殿，三楹祀之，顏曰普聚宮，另據神話一段，亦成家噓戶曉，茲錄如左、

一夜，紳戶王彥邦，於夢中有告之者曰、

如來來、

救世災、

出水宮、

登廟臺、

又一神神話相傳據云、

會首李全貴等，修築草房三間補以泥首而祀之，是時佛流赤汗，拭之不止，凡有災禍，禱之必應、

在懷德縣鄉土誌，所載較爲與前說有別，然以之証諸王彥邦氏之夢，似此說極盡情理，姑錄之於左、

五區石佛廟中，村名以此相傳，在河中冲出跌坐高五尺餘，惟金面頭顱則已空矣，村人移入廟中，朔以泥首而祀之，猶有住持焉，想佛教以慈悲爲宗，肉身且施濟不吝，矧此偶像乎，世以金石並稱，以此觀之，石之不全若也遠甚、

石人石虎石羊

縣境內對於石人石虎石羊之存在事實、傳說多端、從來極乏考據、謹就其存在情形、分別述之於下、

一、在公主嶺南、恒德山子村石人溝（懷德縣志載在公主嶺南十三里張家溝、滿洲舊蹟誌載在公主嶺驛東燒鍋屯）自開荒以來即發見此種古物、據耆老相傳、係高麗王墓、惜年久無人祭掃、變殿不存、墳墓亦不知所在、僅遺石人二立於門前、均作古裝石羊二、石槽一等陳設而已、乃於四十年前、石人曾大顯其靈、常幻爲醫生診人於數百里外、自稱石大夫居張家溝、一時因施藥治病、頗著奇效因而轟動遐邇、患者每有從遠方來詢者、村人後乃悟爲石人、遂尊之爲石先生

又依懷德縣志云、

距公主嶺南十三里張家溝南臨柳邊北依巨阜綠柳數株溪環於前、隱隱有古墓遺址焉、石人二東西對立、距四丈、高六尺、東西對立被風雨剝蝕、猶有翁仲形像、又石羊二首北向臥、石香爐一、甚巨、

又據滿洲舊蹟誌、著述人係日籍八木與三郎氏、所載又略異與前、并錄之如左、

像高一丈八尺餘、爲花崗石之男女兩像、左右對立、前有石羊二形似明代十三陵之遺物、一見似爲先代名人之廟蹟、但其體已爲傾斜殘存於土崗小河之間、依其存放地點推測之、似爲墳墓之跡痕、

再將其原文附下、

像ハ八尺に餘リ、花崗石にて左右男女兩像の裝爲せり、前に石羊二基あり、形體ハ明の十三陵のものに似たり、名ありし人の廟の蹟かと思はるれども、只だ傾斜せる畑中と小流との間に在りて墳墓と廟に似たる地點もなし、

一在榆樹林子八寶湖東北、石人石虎石羊各二具、人高七尺餘、傑然屹立、墓地何在、既無人能指、而又爲誰何之墓、更莫有知者、懷長分界、即在此二石人間、據縣方稱云、

原爲蒙古某王墓、其後學族北遷、併柩移去、遺穴深二丈餘、我國紀元前五六十年、猶有及見者、今則坦平無痕矣、

古 鐘

黑林鎮清林寺，有古鐘重五百餘斤，道光十七年鑄，聲音宏大，可聞數里。

古 礮

懷德第一區警察署內，有古砲四尊，清同治十年十一月鑄，各重百餘斤，長三尺七寸。

天然紀念物

古 榆

懷德境內，古榆頗多，茲將其著者如左。

一在第四區大榆樹村後，徑六尺餘，枝葉繁茂，老幹杈枒，其西百餘步，即北墾圈土阜，離五里有泉數眼，積水爲潭，長三里餘，中寬半之，內多魚蝦，春夏之交，蒲葦競綠，鷗鳧游泳，鳶飛魚躍之機，足以游目騁懷，惜無荷花點綴耳。

一在四區修家屯，徑六尺餘，形如圓蓋，蔭地畝餘，數百年物，無一枯枝。

一在第二區大榆樹村，第三區大榆樹村，第六區小孤榆樹，各有古榆一株，其大三四圍不等。

柳 條 邊

當清代對蒙藩之分界，即以柳條邊爲限，西起北邊外，東止松花江，初築時，沿邊插柳（古時種榆，故稱榆塞）故有柳條之稱，康熙三年修築，近則柳大數圍，而柳條之名亦湮，懷德南境，悉界此邊，西起赫爾蘇門，東止伊通河門，綿亙百餘里，邊南則伊通界矣。

小邊

伊通河門外，靠西有小邊壕一道，由東南而西北，懷德與長春分界之處，即在此地，人遂謂奉吉兩省之界壕，習俗相傳，已成一般之甚深印象，故以此而北皆呼邊外，即吉林界，以此而南皆呼邊裏，即奉天界，而達爾罕王旗與郭爾羅斯公旗亦以此爲分界處。

古邊

此邊在四區戲子街西南入境，至五區大青山南入長春界，斜五境內七十餘里，凡境內諸屯以邊崗小邊名者均以此，細查此邊與柳條邊相表裏，起止亦相若，又無志乘可藉，莫能究其年代，惟據昌圖府署內科神廟西壁嵌有赤石一片，鐫有遼海衛三字，可見此衛尚在新邊之北此邊之南，或者此邊爲明代與蒙古之分界歟。

西新邊壕

懷德之沼壑也，先東而後西，道光元年，始出縣治左近，是謂大荒六年始出七里界荒至愛寶屯等處，尤其後者，久之民之來者日衆，一片荒原，刈草牧牛放漫無界址，於咸豐初年達爾罕王乃派莊丁掘此邊壕以限之，南起哈把巴喇山南，東北止郭爾羅斯公旗界，長七十餘里，壕東乃懷德之西北界，壕西則今雙山縣界。

由來變亂事蹟

鄉團在八家子的殉難

清同治二年八月十五日這天，有匪首名袁地雷的，率匪徒三十餘，雄踞東街路南瑞興店內，當被鄰村花甸子會總董曬發覺，遂即帶領會勇前往勦捕，先是從該村的關帝廟開始進攻，對戰片刻，不幸，二名會勇飲彈以歿，銳氣因之大挫，匪徒一部又由該

店院東大門突出，潛繞至後街，扼住後路猛射，會勇立感不支，相繼逃走，該會總並未察知，仍携着四人據廟東一個豬圈中，奮勇攻擊匪衆，怎奈歸路已被斷絕，四面敵彈如雨，而自己的子彈又加用盡，直是殲匪無力，欲生不能，終於徒手就擒，把他捆綁起來，而慘酷的匪徒，竟以之當作演槍的目標而犧牲了，隨之又把先死的二屍共聚集一處，用火焚燬，及匪去後，家人尋覓死尸，都已變成焦頭爛額，無法辨認誰是誰，不得已合葬在一處，在城西的義地偏南地方，至今高塚矗矗，人皆叫之七人墓，可歎的是這七人，活着時候，未受過國家的薪餉，死了又不能獲國家的卹典，且身被殺，屍被燬，不得各歸先人的墓側，真是極人世的悲慘了。

八家鎮官兵與匪敗勇

當時有京兵(指北京的兵所謂中央軍)從奉天省向北而來，省兵(奉天兵所謂地方軍)亦一同伴隨共來，迨到達縣境後，因長春被圍告急，京兵就從南道直趨去救援，省兵方面當即赴八家鎮，率兵首領有木大人花大人的，統八旗馬隊約四百人，并南城投降的馬隊二百名，由康洛癆和自胖子二人帶之，携大炮十二尊，駱駝六隻，軍容很是盛壯的。

於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到街，住在世合棧院內，以街民已有二年光景，未曾見過官兵，此來皆喜出意外，而該隊亦頗能爲地方奮力，於二十七日，聞知雙城堡有賊，降隊出動往捕，奪獲大車一獲，詎斯時進攻長春的大股匪，因京兵一到，重圍立解，匪衆分頭西竄，復於三十日降隊又在東邊偵探中，拿住一穿紅蟒的匪，並遠看匪衆列隊洶湧逼來，遂一面把擒捉的匪送到營裏去，一面調動兵馬和炮車出而抵戰，不意官兵戰意曖昧，迨遲遲出院，匪已近及街東，一聞槍聲，並未赴敵，亦未稟告首領，直從西門逃遁，待降隊退入世合棧，僅剩木大人一人在此，原來木大人是在等候捷報呢，及見降隊敗退回院，纔曉本隊已經逃去，正打算脫身奔出，匪衆時已滿街滿巷了，於是情急生智，一躍踰垣，奔向鄰院一個藥舖，叫儒林堂，假裝病人，方免於危險。

匪徒他去後，這位大人，急乘着薛家館的驢，驚慌火急般的奔向省垣，至於降隊在世合棧院內與匪抗圍不久，以衆寡懸殊，見勢難支，紛紛奪門逃命，這回的廝殺，計降隊死去三十多人，所有炮車和輕重物品全陷落在匪手，但捷足先逃的官兵，以不抵抗

主義，未傷一卒，未損一彈。

朝陽坡一役京兵大捷

同治四年正月三十日大匪頭馬傻子、擁匪衆萬餘，潛踞八家鎮地方，另有小匪頭孫九工、馬保山二名，帶二千多匪徒，從北道赴鄭家屯途中，被博曠台忠親王所擊滅，而馬傻子又於二月二日率群匪向朝陽坡移動，以時際初春，遼河水汎，非由該橋過去，賊匪無法西渡，京兵在初三日這天趕到，時已天晚，未便即時進攻，初四日朝日東升時刻，已布好陣形於該市的東，賊亦整隊迎來，按賊狡術一遇敵陣，即時以群騎猛衝，突破敵陣，常獲勝算，名叫關隊，此次仍用故技，但京兵目擊來勢洶湧，各個匿伏田壟，靜等子彈能擊中限度，遂一齊臥地勇射，賊因之負彈落馬，爲數極多，銳鋒立摧，一時敗退，繼而重整再闖，卒三闖而三次擊退，終於技窮勢頹，匪心動搖，圖亦志無，官兵乘隙起而追擊，勢如破竹，鼠竄爭逃，奪橋競渡，墜河沉沒者不計其數，迨殘匪悉數逃渡河西，僅存二千餘，以馬傻子尙就殲，仍率此小數匪徒，南奔柳條邊內而去，其餘或死，或傷，或逃亡無踪，統作鳥獸散了，經此一戰，匪勢大削，不復再有大批匪爲亂矣。

三教寺賊圍會總之戰

同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匪首叫倪洛疔疔的，領四百多匪徒，包圍三教寺村的會總張廣義院宅，加以攻擊，適院內能奮抗的不過十八個人，在初接觸時，以匪在明處，院踞暗處，利暗擊明，因而斃匪多名，旋匪潛入鄰院的屋中，鑿穴於壁，作爲發擊炮洞，儼成居高臨下，俯射院內，忽感不支，危急懸如一髮之際，幸有張氏僱工姓劉的，名不詳，縱身踰牆，急以火焚其屋，剎時煙火突起，匪立退去，計激戰三小時餘，實已院內子藥告罄，倘非該劉某之一炬，而卒使匪退，如稍延時刻，勢必覆巢之慘，共懼危亡之逼，其能冒九死一生之險，在鎗雷彈雨中，完此義舉，殊非多見之義勇兼備之傭人，可謂食焉不避其難矣。

八家子鎮大股賊攻小股賊

起初是昌圖廳即今昌圖縣有海公者，在金家屯遭遇死難，所有攜帶的八大會的會勇們，都大部戰歿，不能成軍，其散亡零星會勇，遂如無羈之馬，竟糾合一些匪人，造成一幫匪隊，既無目的又無名號，人皆叫爲小幫，在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一日，這小幫賊足約三百多名蜂擁而至八家鎮，住居東大橋西店內，以當時鎮內尙未設衙署，又無駐在的營兵，一遇匪來只有鼓樂聲迎，表示快意，以取賊心歡悅，好免去焚掠之禍，以冀於虎口得生，但花錢餽賊那是無論如何，是不能免的了，無如此股匪賊，貪求無厭，勒索過苛，直至十二日這天，還未議妥辦法，正商民焦急無策之時，而馬傻子率八百匪衆，飄然又至，商民仍前出接迎，此小幫匪蓋以勢力關係，亦親去拜見，其大幫並無任何表示，聲色如常，於是當日兩方同住街內，不料時近初更，大幫匪忽起而攻之，擊斃小幫三十餘，頓時東逃西竄，潰不成幫，從此小股之名，銷滅於無形，所怪的，其始是拿賊的，繼而又變成做賊的，轉而爲賊所擊，經此珍滅，分文未得，實鎮中商民不幸中之一幸，若小幫賊者，可謂貪慾之苛，致覆滅之禍矣。

三家子三道崗鄉團含恨殲土賊

同治五年四月下旬，有匪首李洛楞疽的，率匪徒二十多名，在長春屬界雙城堡街，大施搶劫，不多時，嘯聚七十多匪，於五月初九日從三道崗來至秦家屯，斯時匪首已成三人，除李匪和一名曲鳳的，是當地土著賊，外有一名高樁子係遠來的匪，到街後專索討鴉片漿，並未肆意勒索，飯食後西去，至小兩家子搶茂盛福，惡焰方張，已成珍機，先是三家子沈萬成，一聽知匪來，即速到秦家屯面見賊頭，問其去處，匪以去八屋答之，沈氏遂告之曰，此去如路過敵村，幸勿見掠，匪云此事不難，但吾們軍火太缺，還請你代給籌措，於此雙方互惠的條件下，似不成任何問題了，及沈氏回歸途中，人問匪耗，沈氏力云無妨，以是全無介意，因而茂盛福的被搶，竟無準備，迨沈氏聞信奔來，匪已搶畢，不禁大怒，謂匪曰如此背信搶掠，就是有軍火，尙留做打汝輩用呢。

匪因懼前途有伏兵在，於初更後即急退至秦家屯南落宿，沈氏以滿腔怨恨，竟於是夜連絡八屋鄉團，合三家子鄉團，共聚馬隊約三十名，初十日天剛亮，即急向秦家屯進發，時因微雨濛濛土槍不便於燃放，遂不得不暫避雨水，當扣該屯豐聚當門，適匪首曲鳳已在此當坐索錢財，遂即縛之，旋又一人扣門，問所爲，答云投大隊的，蓋疑鄉團爲賊了，亦足當時附匪者之多，遂亦就逮不久雨過天晴，踰牆南往追匪，時匪的全隊尙在南陸家屯，只李老瘦痘自己獨宿在橋南二里許的舊日私宅，原來此賊曾已約好北方一部匪衆合股，今突見匪團北來，一時誤認北方匪違約之來，乃徒手乘馬喜躍出迎，即近前，方見有異，立撥馬回奔，鄉團遂發彈射之，適中臀墜馬，匪首中遂又一落網，而大股匪聞槍聲疑之，已作準備，及鄉團馳來，群匪整隊出迎，鄉團以賊衆我寡恐被包抄，乃列成橫陣，各個下馬担鎗於鞍以待，匪亦不敢冒進，對持片刻，見匪後隊有遁逃的，鄉團發現機宜，急乘馬猛逐，匪勢大亂，擊斃四匪，率作鳥獸，於麥田中搜獲二名，比追趕至三道崗僅剩十餘匪，復遭遇該處鄉團迎頭痛擊，當時斃賊二生擒者三，高樺子匪首亦同致死，是役也，二團共斬賊十四名，三盜首無一幸免的，團勇竟未傷一人，自同治二年以來，鄉團已久不敢聚勢敵匪，此次實爲馬賊亂後的餘波一現，亦鄉團再起的萌蘗了。

西劉家屯楊家大城唐統練擊賊

光緒二十六年俄人再來縣境，到處搜括軍火，有因此累及身家者不計其數，風聲傳播，民間聞之，無不憂懼傍徨，蓋以土匪如毛，閭里不靜，雖賴鄉團互相保護地面，主要還賴自己軍火來自衛，今若一旦搜去，豈不是任憑賊匪的蹂躪嗎？俄人的大違背民意，實以此爲最甚，然而民間所引爲憂慮的，正是賊人所樂的，因此在奉化的北境，突於九月間，盜賊蜂起，竟有棄農事，而從賊者，不數日聚結數股，按奉化與縣境僅隔一河，統練唐玉和氏，深恐其蔓入境內，遂帶隊西往查道，於是月初十日到三家子正進午餐之際，得聞西劉家屯有賊七十餘，捉去牛梁楊三姓三人，以備勒索，當即携同三家子等團前往勦捕，至則賊已西奔乃督隊急趨，追到頭道圍後及之，立鳴槍奮擊，斃賊二，生擒綽掃北等十一名，餘皆北竄入柳林，逃向河南境外，此役對擄捉之三人，如數救回。

但經此番重擊，匪賊中多有歸正者，是日天晚正於收隊之際，旋聞三省者一巨頭匪，帶領一百三十餘衆，攻楊家大城很急，唐統練轉又自帶本隊，乘夜前往，更餘至該鎮，賊已入楊姓院內，遂指揮攻擊，直至雞鳴時，賊方往北遁逃，該鎮方得保全，是役又擊斃賊目首領一名，傷亡匪徒數名，俱被賊自己網置馬上馱去，練營戰歿練勇一名，至統領之馬亦中賊彈斃去，若唐統練者戰賊之功，竟能日夜不居，不顧危險爲民出害，至今猶足道不已，其時尙在俄人未到境之前，迨俄人入境後，人人藏匿軍火，家家恐於危殆，非俄人不在，不能公於匪抗也。

啣嚙嘴與馬家屯俄人擊賊

俄人入境以來賊匪日見增多，民患有加無已，其於搜括軍械不遺餘力，致使兵民鄉團皆不敢持械擊賊，因而賊無忌憚到處蜂起以其所搜者不過兵民鄉團而已，若賊之械不但不能搜得，反將搜得的軍械，又轉以高價賣與匪人，是其搜一械，而民少一自衛力實一械又增多一賊，加之漢奸通譯分贖此盜，無論何等重要賊犯，一到車站無敢過問的，直至日俄戰起，俄方後路屢被賊擾，始知養賊不僅爲華人患了，實造成自己的禍源，於光緒三十年秋，有日人十餘人，從內蒙界繞入，勾結胡匪三百餘人，轟燬二站鐵道，及三十一年五月初五日，日人又率胡匪約四百多人烘炸二站的東鐵橋，俄兵憤而逐之，追至北大界外，被胡匪擊斃四十五名俄兵乃棄甲而歸，又於是年四月俄人運草的車，在河套被賊擄去三輛，當時擊斃俄人一名，俄以不堪其擾，乃飭隊嚴緝，於四月二十一日，降於俄人之趙蘭亭，率領俄隊逐擊四百多名之匪衆，至縣西南二十里的啣嚙嘴屯，斃匪二十餘名，戰歿俄人二名，是月三十日，長春府趙幫帶率領俄隊逐賊三百餘名，至縣西三十里馬家屯，又斃賊二十多名，經此二役共斃賊五十多名，復於五月初旬，俄人忽又募集素通匪者，插旗招降，於初二三日間，賊竟接踵進縣，一入城內，竟強除強貨，商舖備受蹂躪，情勢極現惶恐，幸不久，即調往邊裏前敵而去，共二千餘人，沿路馬匹擄掠一空，是在俄人鐵蹄踐踏下，無可申訴者，但從此群匪南去，境內似覺賊患稍殺，然猶未能就此平靜也。

長春兵與俄兵之戰

庚子拳民騷亂，從春至夏，謠傳譁起，無稽不經之說，愚民爭相窃譁，皆謂北宋之丁甲神兵，並內省已獲勝仗者，搖惑鄉愚，致使本境及左右近鄰封匪徒亦多響應。(有法師掌教等同名) 邑宰范貴良，持以鎮靜，典史隆釗彈壓有力，故商民雖受驚恐，未遭損害，先是俄人在縣治南九十里之公主嶺，設鐵路三站，亦一絕大區埠也，至是俄國兵民之搬取什物燒燬房舍，奔竄歸國者，絡繹不絕，不數日俄退略盡，土匪漸滋，六月十八日長春府營弁阮某，遣謀巡察至境，意在防俄兵之過境焚掠者，果探知有俄兵一隊，迨至阮營弁帶馬隊二十名，步隊五十名，至本境南界的平頂山西，遇俄前哨十多名，發槍奮擊，行將盡殲，不虞後路俄兵三百名，一擁而至，致我兵馬步隔絕不相救應，阮營弁遂陣歿，少項步隊亦戰潰，俄兵縱火焚燒，住民房舍係付一炬，罹災民衆凡百餘家，是役我兵死者約三十餘人，俄兵死者二十一二人，居民十餘人，蓋由於衆寡懸殊，救援隔絕，雖軍心甚勇，而卒以敗聞，時深惜之，九月俄兵自北路南下，先至長春府界內，謝敬之太守欽奉不戰之議，與俄軍弁相見以理論之，以誠結之，因應咸宜，措施得當，得免於戰，不特長春商民盡受其福，而懷邑適當其後，獲慶安全非謝公之力，曷克臻此。

和悅社徐聯珠與逃兵之戰

懷邑地屬邊荒風素熾，居民非嫻習槍炮不能自衛其身家，距縣城東南七十里之和悅社，有居民徐聯珠者食指十餘口，壯丁四人，甚殷實，塔宇高峻，四角有炮台，槍械子藥之類尤備，擊賊素以勇聞，八月逃兵過境，戚里素識避難者，咸往依之，逃兵稔其富且垂涎馬匹之多，欲肆槍掠，而徐聯珠率子姪並擇戚誼之能兵者十數人，登炮臺發槍轟擊，逃兵陸續至且三百餘，屢次縱火攻撲，皆被擊退，自辰至酉徐聯珠及其戚朴姓張姓三人中彈殞命，逃兵死者已五十餘矣，不意院內藥缸不檢於火，子藥乏絕，家人知不能再守，遂於二更後乘雨毀塔，護老幼從屋後潛遁，至數里之外鄰村暫避，逃兵聞之，猶不敢逼，平明入院大掠而去。

蒙匪紀略

當民國五年秋七月，蒙古干木加卜者，自號大將軍，和另一白將軍的率蒙匪四百餘人，潛行南犯，到處招納亡命至三千餘人，直趨南滿踏綠郭家店驛，爲奉天砲隊擊之，適一彈直貫匪砲之口，遂使匪膽懾服，自請率隊出境，當斯時也，駐中央之騎兵二旅三團團長聯環，探知蒙匪有砲，爰選敢死隊百名，懸重賞，以奪匪砲，冀用奇兵致勝，另派隊分爲中路，兩翼繼進邀擊，計議甫定，忽於八月十四日夜半，接電令保護出境，於是該團長空作壁上觀了，蒙匪所經之處，大肆焚掠，盡成焦土，其顛連無告，流離失所者，正如古之所謂一路哭也，嗣經縣調查損失，統計百餘萬元，死者十數人可謂慘矣。

建國以來治安肅正精神

公主嶺市匪團來襲

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政變突起，胡匪乘隙猖獗，適於公主嶺市之東南，伊通邊境，有大股匪蟻聚，揚言攻鎮，因而市內人心惶懼日必數驚，時縣屬警察第六署，忽遭匪衆解除武裝，商戶陷於危迫，群情共憾無倚旋有匪首「黑虎」，率黨羽二三百人，夜半襲來，從南門及西南城壕蜂擁衝入，立時槍聲暴作，喊殺連天，家家門扇緊閉，街巷彈如雨飛，全市盡爲恐怖籠罩，幸賴搜索隊長吳霖率所屬隊兵二三十人，並武裝商團奮勇抗戰，且督飭部下擇要分頭迎擊，加之地方士紳陳蔭亭等，亦奮起率商勇民團出動各處堵擊，一時全市紛擾喧闐，槍聲四起，徹夜未寧，至翌日晨前三時許，未分勝負，而匪亦未稍退，時附屬地日軍方面，聞知匪耗，急鳴砲數發，向匪陣射去，匪始驚慌失措，紛紛竄逃，不久東方露白，匪影全渺，檢查民戶無受損失，商號僅一處被焚，是役匪方死傷甚多，尸軀悉被架走，若非商警團之痛擊，及日軍鳴砲助戰，全市遭受蹂躪之禍，勢所難免，噫！何幸也。

黑林鎮惡匪殃民

是年十月十九日，懷德縣警察砲隊長，叛變成匪，自稱遠來，率黨羽千餘人，携迫擊砲二門，圍攻黑林鎮，市內警察商民協力拒擊，久之匪勢仍強，抗爭無力，遂退入商號萬發泉利德魁院內待機，匪得從容攻入，殺燒淫掠，極盡荼毒之慘，民戶不分貧富，婦女無別少長，悉遭踐踏，其陰狠兇絕之處，有不能以言語明之者，計盤踞七日間，凡係炕籠煙肉，發掘殆遍，即平地亦都挖掘無遺，至於所藏匿地下或窖內物品，無一幸存，猶以婦女之未得逃脫，而陷在匪窟者，備遭罕有之強暴獸行，直可歎天降浩劫，無可告訴者。

嗣經公主嶺自治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馬春田氏，急派搜索隊長吳慶霖率所部並調集三道崗尹家屯兩村自衛團計四百餘人往勦，直至二十二日夜自西街進擊，旋因衆寡懸殊，不敵而退，翌日馬委員長邀請友軍飛機出動協助，於二十五日午前向匪人斃屍地帶，投擲炸彈數枚，立時匪衆喪膽，拋馬棄槍爭向逃命，時吳隊長已先佈陣街外，乘勢夾擊，傷亡無算，殘匪結隊向北竄去，飛機轉跟三十餘里，斃匪百餘衆，就此全鎮克復，事後搜查市內潛伏匪數人，中一少年匪，昏曠若狂，竟自白其所爲，曾以暴力姦淫六旬老嫗，聞之者無不恨之切齒，咸欲食其肉，而寢其皮，於是置之街頭，縛於電柱，剝其上下衣服，群以穀草沾石油而焚之，餘則就地槍殺，懸首示衆，後經調查，得知良家婦女之被奸辱，或懼而自殺者以及被匪架走者爲數極多，但多以名譽關係諱不肯言，斯鎮本係富庶之區，工商業亦極興盛，自遭此次亂後，一降而爲荒墟，豈其商民之劫數歟，是役也日飛機之精於爆炸，得於片刻滅匪，否則豈不知蹂躪何日矣。

玻璃城子討伐戰役

康德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懷德城內警察署指導官大塚氏，連合警察隊長吳慶霖以下三個中隊計官兵一百二十名，並附有梨樹雙山二縣警察爲共同治安工作，實施討伐任務，於午後三時頃，在管內廣寧窩棚玻璃城子附近，與從長嶺縣界竄來之匪首「天山芳」率

匪團五六十名，遭遇交戰，亘三時間，匪衆不支，向西北潰逃，縣參事官岸要五郎馬警務局長本間首席指導官，於接到情報後，立即督率五八兩區自衛團員一百五十名，向現場出動，協力追蹤跟擊，終將匪團全部滅絕，遺棄屍體十六具，獲匪三名，鹵獲鎗十二挺，馬十二匹，斃馬八匹，我方警察第一中隊分隊長王德魁戰死，警察隊兵負傷者三名，殘匪遠逃縣外，爲數無幾。

炭審屯戰役

康德三年八月三十日在八間平房附近，被我警團擊潰匪團「保中國」者，餘匪奔向双山梨樹方面，旋於九月十四日頃該匪與「金山」匪合流共五十餘名再度侵入縣境屬八區、曠野地方，肆其暴行，縣方復接報後，即速調楊大城子警察乘馬班二十六名，携重機槍一枝，迫擊砲一鎊，並有自衛團二十一名，外有毛家城子警察二十名，及自衛團四十五名，協同駐屯友軍西山部隊十四名，總計百四十七名，於集結後向現場出動，而於九月十六日匪團在榛柴崗西炭審屯南方二百米高梁地中，構築土壕，以圖蟻聚，迨至午後三時頃，討伐隊人馬到齊，立時開始攻擊，匪團初死守回壘，頑強抵抗，交戰約五時許，警團方面以重機關掩護下，由西山部隊，楊太城乘馬班從東面開始突擊，致匪團多數死傷，向西南方潰逃，適遇我方配置於西南面各隊，迎頭痛擊，直至六時許，殘匪始得完全鼠竄逃脫，其遺棄死體十七具，救回人票四名。

